

## 过柴门

□杨学芳

海蓝的路牌划过，一条新筑的路迎我出了城。

天空晴朗，星海浩瀚。我摇下车窗，初夏的风迅疾灌进车内，一个字：爽！今天的马拉松会整整开了一天，连我这个官场小兵都有些吃不消了。会后，我又速往了规划局和财政局的两位一把手——镇里正在搞新规划，许多方面都离不开这些实权派的支持。我抬腕看表时针已摆过了午夜，城郭隐遁，灯火迢迢，夜行车很少，整条公路好像就我一个人在行驶。远远望去，星辉如瀑，白茫茫倾泻而下，相对应的新路基同样是一个发热体，在昼夜温差的作用下蒸腾起排排喷雾状的气柱，延伸成了蔚为壮观的地球云，与天际来光交合交汇。奇妙的路景攫住了我的全部情思，我的内心有了一种别样的冲动，我甚至觉得之所以急于出城，就是要来与它相会的。

我不断加速，潜意识里有一种急切，想尽快赶回镇里，明天还有太多的工作要部署。研究生毕业后我考入了省政府机关，也许有点不大习惯，也许是甩不掉的乡癖，工作了半年我再次要求到曾经支教的基层工作。就这样我如愿回到了我的家乡苍凉镇，不久我成了县里最年轻的镇长。但我所任职的苍凉镇却是全县最偏远的乡镇，俗称狗刺镇，它深埋在大地的深处，距最近的县城还有80里，四周苍原莽莽，望不到一丝城市的痕迹，老天若变脸就成了泥沼和雪海覆盖的泽国，闭塞得几乎让外面的人们忘记了它的存在。

我担任狗刺镇长的第一天，听到的第一个消息竟是说省里重新规划了公路网，有一条高标准公路要穿越苍凉镇区，这之前，镇区内只有一条解放后修的石子路。没有比这更让我兴奋的了，我不仅是镇长，还是这片土地的儿子呀。同事们夸我好运气。困难自不必说，把省路打通，把苍凉镇从大地深处解救出来，成了我们共同的意志。

黑帐遮蔽了田野，只有舒展的路面在星光里陪伴着我，且越发温顺，任由我的驰狂，有段时间我曾觉得我与路身一齐脱离了地面，贴身浮游在星火交映的空野。我看了下表，再有十多分钟就可以赶到镇机关了，几分倦意袭来，困顿开始侵蚀大脑的神经。这时，我的右耳似乎听到一阵尖细的声音，我禁不住一激灵，竖耳听，声音很真实地来自前方，我辨出是孩子的哭声。公路两边没有村落，旷野蛮荒，哪来孩子的哭声？我边驾车边紧张地朝两边察看。公路两侧除了栽植不久的两排小树，就是两条沿路挖出的排水沟，沟上面是无边的农田。我带着几分惊悚继续前行，胸前背后起了层层的鸡皮疙瘩。忽而哭声消失了，片刻后又再次响起。我正在诧异，视线右前方的夜雾中映出了一片橘黄，远远的像团游移的灯影。随着车轮的旋转，我接近了目标，朦胧中看到是一幢房子的轮廓，

婴儿的哭声就是从那片橘黄中发出的，那是一扇小窗。

路沟上，背对公路坐落着三间低矮的民房，砖结构，已非常陈旧，至少已历经了二三十年的风雨。房舍旁边是一个不起眼的栅栏似的柴门，屋后墙有两个轮胎大小的小窗，其中靠近柴门的一扇映着暗黄的灯光。我不由自主地下了车，认出这是小陶红的家。我站在路边观望着房舍，不明白屋子里为什么会有孩子哭闹。蓦地，我恍然大悟，因为修路我有近一年未曾到过小陶红的家了。小陶红去年结婚我是知道的，难道是小陶红的孩子出世了？纵身跨过路沟冲向小陶红的家。就在我奔到柴门前欲抬手敲门的刹那，我意识到了自己的唐突——已是午夜一点半。我不舍地慢慢回转身。我才迈出几步，发现眼前的地面上浮游着一摊白光，还未看清，这片光又幻化成了白花花的雪水。我的脚掌给定住了，动弹不得。

15年前，我在离家20多里的镇上读初中。那时我们村子到镇上还没有直通的路。我每个月回一趟家，大多时候是穿地而过。初二放寒假的那天夜里下起了大雪，当时我正在发烧，但我没有告诉老师，想忍一忍回到家喝上一碗妈妈沏的红糖水，再睡上一觉就好了。许多同学都被家人接走了，我没有同村的伴，只好独自上了路。出了镇区我才发现，雪下得特大，棉絮似的吞没了田野和村落，白花花的根本看不到边。我循着记忆中的方向走，冰片夹带着寒风打在脸上睁不开眼。那年穿的是妈妈给做的新棉衣，但仍旧寒彻透骨。我坚持走出了大约五六里，身上开始冒虚汗，我恐惧地四处张望，四下里雪海茫茫，雪浪很快没过了脚踝直扑膝盖，呼啸狂暴的风雪变成了吃人的野兽。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我只感到一阵晕眩，便失去了知觉。

我醒来时脸蛋有种被烧灼的感觉，朦胧中似乎有火光闪烁。我勉强睁开眼睛，看到有人影晃动。这时我才感到自己躺在热烘烘的土炕上，盖着暖融融的棉被，一位穿小花袄的姑娘依在我身边，似在一直呼唤我。她身后一位魁梧的中年汉子靠墙坐在一把破木椅子上，他满脸的络腮胡子，正吧嗒吧嗒吸着自制的烟卷。姑娘见我醒了，兴奋地扭头喊，爸爸！他醒了！中年汉子扔掉烟蒂，几步跨到我跟前，伸出宽厚的手掌贴在我的脑门摸，又掀开被子搬动我的腿脚察看了一遍，看有没有落下冻伤，随后他开心地笑了。好！没大事啦！他直起腰身，不无庆幸地高声道，小伙子！好惹哩！姑娘这时端来一个冒着腾腾热气的碗，来，喝点热汤吧。我的嘴里缓缓流进了甜甜辣辣的液体，我尝出那是红糖水，里面加了生姜。我意识到这是对父女救了。

救我的姑娘名叫小陶红，仅大我一岁，由于模样长得酷似影视演员陶红，且同名同姓，乡亲们就在她的名字前加了个小字，小陶红就成了昵称。她家很早就搬离村庄住到了土道边，开荒种地经营着一个菜园。那天她随父亲赶着驴车运柴归来，在雪地里发现了我，当时我已经不省人事。我在这个好心人家里住了7天，直到康复。这段时间，每当我睁开眼睛，都会发现小陶红守在身边，她给我喂药送水，深夜我多次看到她披着爸爸的旧羊皮袄伏在紧挨着我的炕边睡着了。

小陶红的家很美，屋子前面是葱绿的田园，种着粮食和蔬菜，屋后还有一个果园，栽植着20

多株梨树。面积不算小的果园枝条相连，春夏秋冬将农舍和柴门深深掩映在花香和果香里，冬天坚韧地为房舍阻挡着冰雪和风寒。当时梨树还很细瘦，但春天里仍开出串串娇嫩的白梨花。每天干完农活，小陶红一有空就跑到屋后果园为梨树剪枝除草。我和小陶红有了深厚的友谊，我叫她陶红姐。小陶红的身世与我相似，她从小没了娘我自幼没了爹，她没上完初中就辍学了，幸运的是我还在上学。小陶红家离镇区近，她到镇里办事常顺道来学校看我，每次都给我带来新鲜的土豆和糟包，有时还有煮熟的鸡蛋。周末不能回家时，我也时常去她家玩。一年后我去县城读高中了，接着又考上了大学。许多年过去了，我没有再见过这家人，直到我学成归来回到镇政府工作。小陶红的爸爸这时候已经不在，是半年前突发心脏病故去的。小陶红已出落得比梨花还美丽，但双亲的早逝，使她的眼神总含着一丝抹不去的忧伤。我还知道了她正在和本村一个有文化的种田能手相好，并准备嫁给他。

耳边没有了婴儿的啼哭，我挪动沉重的脚步返回车里。高空有北归的大雁在鸣叫，风的小黑手在逗弄我窘迫的脸颊，回望那扇什么都不可能挡住的柴门和那个挂满马路灰尘的小窗，见里面的灯光熄灭了。雁声远去，夜深沉，房舍和田野又恢复了宁静。我轻轻启动车，把油门降到最小，低速缓缓驶离了房屋，我的手脚是麻木的。我忽然变得很矛盾，有了一种逃的愿望，可神志却恍恍惚惚的仿佛迷失在一片森林里，找不到出路。

修建公路需要征用农民的土地，这也是我们镇干部工作的重点。按设计方案，新公路主要是沿着旧土路扩建，因为这条线路从镇区直达县城，距离最短且路基沿途的地块大多比较贫薄，这样既可保证路的质量又可节省大量优质耕地。但是，让我没有想到的是，拓宽的路正好要从小陶红家的果园穿过。我明白这意味着什么，听到这个消息，我不知所措。修路工作在步步推进，不容耽搁，我不得不心怀忐忑和镇里的同志一起来到小陶红家。当我面对她时，我简直不敢抬头。这片果园是小桃红成长的惟一乐园，那里的一草一木都记录着她的艰辛与欢乐。虽然政府会给予赔偿，但那只是经济的。梨园消失后，她的家的房后墙和那扇柴门就完全暴露给了公路，失去了后院的拱卫，更嗅不到醉人的果香。对于一个草根农家，这种缺失是任凭什么都无法补偿的。未等我开口，一直注视着我的小陶红先开腔了：是修路要占房后的果园吧？这有什么！是路重要，还是果园重要？看把你难的！那天，我记不得是怎样离开她家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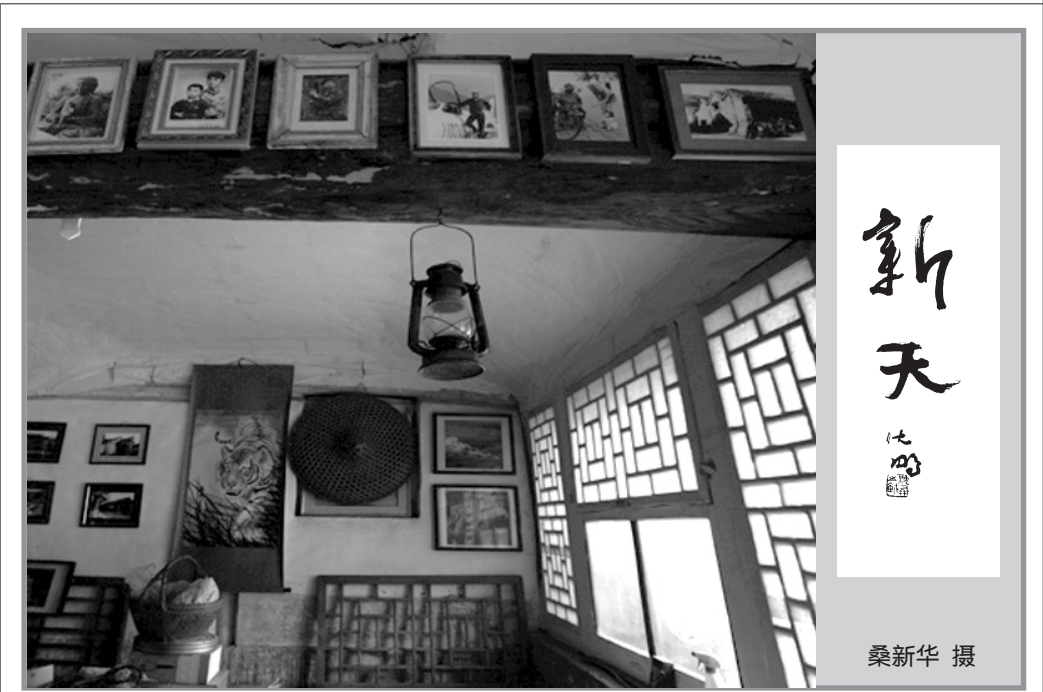
两天后，20多棵碗口粗的果树全放倒了。正是梨树开花的时节，满枝头浓密白嫩的花瓣飘飘洒洒在空中飞舞了好长时间，最后覆盖在褐色的土地上。当晚，我再次来到小陶红家，清淡的月光里，我看到小陶红坐在倒卧的树干上，盯着满地厚厚的梨花泥发呆，她的内心显然经历了一次无情的砍伐。见我来了，她猛地掉转身，把伤感的后背甩给了我。她的样子让我很难受，我知道她在默默地用泪水祭祀这些蒙难的花朵。我无地自容，瞅着满地的落花，惊惧不已，我的脚掌就踩踏在上面，我忽然觉得朦胧的花海像飓风催动下的海水，极其汹涌，随时都可能将我淹没，那些放倒的树干恰似倾斜的桅杆，

而坐在桅杆上的她俨然如一座漂流的孤岛，离我很远很远。冰凉的云海里，我感知着小桃红微弱的体温。姐，我低声呼唤。小桃红转过不了身，她扬起滴落着花露和月影的脸颊望着我，猛地扑到了我怀里，接着我的腰痛苦地摩蹭着，将一波波泪水洒落在我的衣角上。我知道她在痛哭，但隐忍着不让我听到。她轻声问：这些梨花明天就要被埋掉吧？我含糊地回答道：它们……噢，是的！它们大概要与石子灰土一起填充在路基里了。听了我的话，小桃红短短地叹了口气：命啊！随后她挺直脊背，四顾环视花海，挂满泪痕的脸居然露出了好看的笑靥，还透出几分宽慰。那就是说它们将成为新路基的一部分？哦！真的呢！这将是一条洒满花香的路！瞅着小桃红孩子般由悲转喜的脸容和那一连串纯情的联想，我的内心真是冰火两重天，一股滚烫的热浪激扬，阻塞在咽喉，许久都发不出声。

我没有亲生姐妹，未曾体会过姐妹亲情，但在我的心目中小陶红就是我的亲姐姐，没有她哪有我的现在。果园事件发生后，我多次把自己放在人性道德的边界度量，多次拷问自己是不是个忘恩负义的人，感觉无脸面再见到她。

从城里带出的燥热已褪去，一丝寒意袭来，但我仍不想关上车窗。家乡这条新开通的路，是我走上官途迈出的第一步，这意味着什么，我还想不清楚。直到今天我仍像是沉浸在梦境中。好友私下提醒，这条新路的顺利通达或许也是我官运亨通的新起点，我自信还没有这么市侩功利，但一个人在面对他的处女作时，那种情感的确是极其复杂的。

昨日筑路的情景不由得再次花瓣似的浮游在眼前。省里派来了筑路大军，巨型的筑路机轰隆隆划破了荒原的晨曦，飞驰的铁犁犁开了田野亘古的宁静，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们的前进。我们配合筑路大军仅用了9个多月，一条四车道的崭新公路就呈现在了家乡的土地上。新公路与高速、国道对接贯通，似如一支神奇的笔，在莽原上挥动了几下，被遗弃在大角落里的苍凉镇便魔术般跃然冒出了地面，以复活的



桑新华 摄

## 项链

□郝 炜

这个奇怪的女人，他想。他和她在一起生活了快30年了，他总觉得自己还是不了解这个女人。他不知道她在想什么，有时候他觉得很单纯，像一个孩子。有时候又觉得她很可怜，是一个狼毒的女人。那时候，他就觉得她具备了所有坏女人的弱点，促狭，狡猾，斤斤计较，不一而足。

他看着她 and 车走在前面，他忽然有一种可笑的联想，可能是个头的原因吧，他发现她和车连接的时候，她就是一个孩子。一个孩子气哼哼地走在前面，这让他立刻心生怜爱，他悄悄地跟在她的后面，像一个大人跟在一个淘气的孩子后面一样，饶有兴趣。

超市的神奇就在于当你置身这个海洋里的时候，你感觉你可以随随便便地拿你需要的东西，这个错觉会一直延续到收款处。

她其实是一个谨慎的购物者，他们走了20分钟，购物车里还只有一袋红梅牌味精。在他看来，这一点都不滑稽，因为他太了解她了。儿子回来的时候，他们和儿子一起到超市买东西，看着儿子随便地从货架上拿着那些只有孩子吃的小食品，叮叮当当落地在车上，他们四目相对，不知何意地笑了，有点苦恼的笑。儿子走后，有一天她说，你知道儿子过年这7天里，光买那些小食品花了多少钱吗？他说不知道。她说，700，知道吗？700。她又强调了一下，这的确是个不小的数目。但是，他知道，对于儿子，别说700，就是7000，她也愿意，或者说他们是他们。可是，轮到自己就不行了，就谨慎了。再说，他进到超市从来也不是从货架上拿商品，因为她来香不着他，即使他从货架上偶尔地拿一个什么东西，比如口香糖什么的，她也要拿起来放回去，重新看看，比较一下是两元的好还是两元五角的好，她还要晃一晃盒子，听听声音判断里面满不满，她还要研究是薄荷的，还是水果味的。在这里，让他最痛苦和最不愿意容忍的是，她对时间的漠视，他总愿意提醒她差不多了，可是她充耳不闻，在那些商品面前举棋不定。

30分钟的时候，车里多了一副洗东西用的手套，一叠衣服，一袋卫生纸。选卫生纸的时候，颇费了一番周折，她从10元的看到16元的，至少从架子上拿出10捆以上的卫生纸，比较着它们的重量、卷数，里面是不是空心的。最后，她买的这个是13元的，一袋12个，她放在车上时，自言自语地说，一个平均一元多钱。是说他听吗？他瞥了一下那卫生纸，上面写着“欣雅”，一个很奇怪、毫无道理的名字。他本来想要更深入地思考一下，她拽了他一下，说：走。你愣啥呢？他回过神来，跟着她往不知道什么方向走，他看见迎面两个女孩子的T恤很有意思，一个印着猩红的嘴唇，上面满是外国字；另一个印着一个骷髅，很醒目很吓人。两个人接着走路，嘻嘻哈哈的，他们不知道怎么看货架子，好像不是在购物，而是在逛街。他有些反感，不知为什么他对这样活泼过劲儿的孩子都反感，他们的儿子不怎么活泼，却是很优秀，现在在北京自己做公司。他们都喜欢听话的孩子。他知道这很荒唐，

现在的孩子有几个听话的，即使儿子也不一定是听话的，只是在他们面前表现为听话而已。

他这样想着，迟滞地推着购物车，不断地躲避着走过来的人和车。他的目光望向那一排排商品，时时有一种幻觉。他觉得它们很快就要坍塌下来——一个电影里的镜头。

他发现她站住了，站在一排油桶旁边，她说，油这两天特价，我们买一桶油吧？

他知道她这其实依然不是商量的口吻，她是决定了的，因为这样的问题他们用不着商量。

这一刻，又多了一桶油，车子变得稍稍沉重起来。

他看到超市里最明显的东西或者说是标志，其实是价格。那些大大小小的价签，它们有的悬挂在头上，有的蹲在货架上，上上下的的价签好像都在看着他们，诱惑着他们，指引着他们。特别是那些悬在头上的，几乎就像一些小人们举着旗子，在所有的地方招摇。

后来，他发现妻子不再征求他的意见，他开始果断地从货架上往下拿东西。他想起来，妻子今天这样果断，是因为今天可以用购货券。购货券是朋友给的，一张100，一共3张。他记不得朋友为什么要送给他购货券，朋友不是傻子，朋友送他购货券当然是有道理的。他依稀记得好像很久以前他帮助朋友办过一件什么事情，是什么事情呢？他一点也想不起来，可能是年龄的原因，他觉得自己的大脑仿佛装着一脑袋浆糊，一想事情就有些糊涂。近的事情记不住，倒是很遥远的事情格外清晰，他甚至能记得小时候爷爷领着自个儿翻山越岭地去卖水果，回来时候给他捉了一只蝈蝈，那只蝈蝈黑绿黑绿的，他喜欢的不得了，爷爷还顺手用草给他拧了一个蝈蝈笼子，那只蝈蝈叫得真好听，声音响亮。

他回过神来注意到，车上又多了许多以前只是看到而不敢买的东西：一瓶他喜欢吃的橄榄菜，一个他们一直缺的卫生间用的能够拖动的塑料筐，还有一堆拖鞋。

他看见她终于向收款处走去，他松了一口气，紧随其后。收款处前排满了人，所有的通道都站着推车子的人，他们无奈地排在那些人、车子、商品的后面。他发现妻子的脸上是红扑扑的，好像走出汗了。结算的时候，花了308，一个很吉利的数字。

走出闸口，一个很漂亮的小女孩迎面走过来问：不去试试运气吗？

妻子一愣，问，试什么运气？

我们那边免费发您一个幸运珠，还允许抽大奖。

看妻子不信任的样子，小女孩立刻说，不是谁都能抽的，只有在超市里买足够价钱的商品，才允许抽奖的。

妻子一听，立刻兴致盎然，说：是吗？要买多少钱的商品才可以呢？

小女孩把妻子的小票拿过来看一看说，200以上。妻子再次看了看他，这一次是征求意见的意思，他已经习惯了妻子的不征求意见，表现出不置可否的态度。于是，他们随着小女孩来到一楼外环的一个工艺品店。牌子上果然写着很醒目的“抽奖”二字，给他们带来幸运珠的还是个女孩。所谓的幸运珠，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玉件，他们不懂玉，只觉得太小了。他们就问，如何抽奖呢？

女孩给了他们一堆卡片让他们抽，妻子从中抽出一张交给他，他用柜台事先预备的剪刀刮，刮了一半他就准备放

弃，卡片上好像只有一个红点。那女孩子望了望，惊叫一声：啊，不得了，你中了一等奖啊。

他和妻子都很惊讶，居然中了一等奖？太意外了吧？是苹果哦，小女孩找出图标给他们看，说，你看看，2000张里一共才有10个一等奖啊。

你们太幸运了。小女孩夸张地说。

妻子兴奋地问，有啥奖品吗？

小女孩说：我们是厂家直销。奖励就是这里的商品你随便挑，你只需付10%的钱。

妻子没听明白，说：你再再说一遍。

小女孩说，就是说，这里所有的商品你可以随便挑，10%

付款，也就是说，1000块钱的商品你付100元就可以了。

真有这样的好事儿？妻子和他都有些疑惑，本来他还有些怀疑，怎么就这么幸运？是不是所有的卡片上都是红苹果啊？他想等一等，看一看。他围着柜台看那些首饰和珠宝，虽然不懂，也大致能看出成色好不好，但他实在不知道这种东西的价格。以前他从未接触过，那些东西在灯光的映照下，在衬布的衬托下，都闪着生动的光，闪着诱惑的光。他看中了一个白色的翡翠蝴蝶项链，标价是1958元。他想，这东西挂在妻子的脖子上一定好看，他还从未给妻子买过珠宝。

这会儿，刚才领他们来的那个小女孩又领来两个女孩，两个女孩蹦蹦跳跳、嘻嘻哈哈的，她们也要了幸运珠，也刮了卡片，上面是“谢谢光临”。两个小女孩慨叹一声，又勾肩搭背地走了。他发现柜台上面果然堆满了“谢谢光临”“下次再来”字样的卡片，他终于相信了。

也许今天是真的幸运，他想。他选了那个蝴蝶，至少他自己认为那个项链值1000元，他从从来没有给她买过1000元以上的东西，而且，只需付不到200元。

妻子也有些激动，妻子拿着那个装着项链的精致的盒子说，我不戴，我要给我的儿媳配戴。

那两个女孩很感动，说，瞅瞅人家这当婆婆的，谁给你当儿媳肯定享福了。

妻子的脸顿时生动起来，说，那是。

走出超市，妻子说：你说这是真的吗？他们不会骗我们吧？

他也有些怀疑，他犹豫地说：不会吧。

妻子说，她们是不是故意让我们抽的啊？我看你都放弃了，她为什么还要帮你刮啊？我们也不知道一等奖的图案是什么，她自己说就不就得了吗？

是啊，他也这样想。他忽然想起，她们发现他刮出一等奖的时候，好像兴高采烈的。

他想，一切可能都是假的，一切可能都是圈套，一切可能都是骗局，可以肯定，她们不是和超市一起的。他猛然醒悟，她们的那些卡片好像放在不同的盒子里，所有的价签可能也都是假的，估计这种东西进价不到100元。有一刻他甚至想冲回去，揭穿她们，后来他一想，算了，假的就假的吧，如果不是因为便宜，妻子是断不会让他买什么项链的。

他说，估计还是真的。你想啊，那柜台上面那么多的卡片，不都是被人点过的吗？

妻子点了点头，妻子是信任他的。

他们走出门外的时候，那些扭秧歌的人已经散了。看上去好像从未有过那些人，只是一地纸屑。